

列寧選集

第一卷

1941

解放社出版

譯者 王 實 味
校者 楊 松
出版者 解 放 社
發行者 新 華 書 店
實 價 九 一 元

一九四一年六月初版

目 錄

校閱者序言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大會記事 5

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
會上的演說摘要 25

A 關於黨章的報告

B 在討論黨章時的演說

C 在『火星報』編輯部選舉時的演說

在俄國革命社會民主工黨國外同盟
第二次大會上關於俄國社會民主
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報告 33

略論新『火星報』底立場 47

我爲什麼退出了『火星報』編輯部 49

致中央委員會委員克爾贊諾夫斯基
的信 63

致中央委員會俄國國內局的信 63

告黨員書	69
致中央委員會的信	73
致俄國國內的中央委員會委員的信	77
進一步退兩步	81
A 大會之準備	
B 大會上各種派別之意義	
N 大會上鬥爭之總觀察，黨底革命派與 機會主義派	
Q 新『火星報』組織上的機會主義	
R 關於辯證法的幾句話	
致中央委員會委員諾斯考夫的信	153
地方自治運動與『火星報』底計劃	163
註釋	181

校閱者序言

一、本卷所包含的，都是俄文原版『列寧選集』第一卷第四部分，在中文版『列寧選集』則編爲第四卷。本卷是由英文版譯出而由校者照俄文原版校改的。本卷正文完全是照俄文原版校改的，註釋基本上亦與俄文原版相同，但有個別註釋是照英文版譯的。正文中某些個別的英文版編輯部的註釋，爲俄文版所無者，亦未刪去。讀者在閱讀正文時，頂好按照正文中的註釋號碼，去在註釋欄中找到相當的解釋，以幫助讀者對於正文之了解。

二、本卷所包含的著作，都是列寧從一九〇三年八月至一九〇四年十一月的演講、報告、論文、信件和小冊子。在一九〇三年公曆七月三十日俄國社會民主黨底第二次代表大會在國外開幕了。這次大會上之意見分歧和黨內布爾塞維克派與孟塞維克派之出現，以及大會後的兩派鬥爭，在聯共（布）黨史上有特別重大的意義，想爲一般讀者所週知的。列寧在這個時期，爲了反對黨內新出現的機會主義派別——孟塞維克派；並爲了反對在一九〇三年底和一九〇四年初黨內所出現的對孟塞維克派採取調和態度的調和派；列寧便寫了本卷所包含的許多論文、信件和小冊子，如像：『俄國社會

民主黨第二次大會記事』一文，寫於一九〇三年九月，是在大會閉幕後數日寫的；『向國外俄國革命社會民主派同盟第二次大會所作的關於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一文，乃寫於一九〇三年十月二十七日；『進一步，退兩步』一書寫爲一九〇四年夏；『地方自治運動與「火星報」底計劃』，係寫於一九〇四年十一月。讀者在閱讀本卷以前頂好先閱讀『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一書第二章，以了解當時俄國情況和黨內鬥爭的歷史，則更容易了解本卷內容了。

三、爲了避免重複，並由於受選集篇幅的限制，俄文原版『列寧選集』第一卷也僅僅把『進一步，退兩步』一書主要數章編入選集、另外數章沒有選進去。本卷亦照俄文版把該書主要的幾章譯出來了。雖然不懂俄文的讀者不能閱讀該書全文，當然是一憾事；但從本卷所包含的該書數章中，也可知道該書底主要内容。該書的意義，正如『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所言：『它反對小組習氣而把黨性保持住了，它反對搗亂者而把黨保持住了，它粉碎了組織問題上的孟塞維克機會主義，並奠定了布爾塞維克黨底組織的基礎。然而，這本書底意義，並不以此爲限。這本書的歷史意義就是在於：列寧在這本書裏，破天荒第一次在馬克思主義歷史中規定了關於黨的學說，說黨是無產階級底領導的組織，是無產階級手中的基本武器，如果沒有這個武器，那就沒有可能在爲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中獲得勝利』（『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六〇——六一頁）。

四、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以後，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間主要意見分歧，是在組織問題上開展的。在主要反對孟塞維克底組織問題上的機會主義鬥爭中，很快轉變成為反對孟塞維克底策略上的機會主義，他們在策略問題上的機會主義雖到一九〇五——〇七年革命才充分表現出來，但在當時也開始看出他們在策略問題上的機會主義。從本卷末尾列寧所寫的，『地方自由運動與『火星報』底計劃』一文中就可以看出：孟塞維克對於當時俄國自由派資產階級的策略是機會主義的。因此，列寧在第二次代表大會和大會後反孟塞維克派及其調和派的鬥爭，對於準備俄國第一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有很重大意義的。

正因為本卷所包含的內容，主要都是關於無產階級政黨底組織原理的，都是關於馬克思列寧主義黨之組織的基礎，因此，本卷之中文出版，對於我國共產黨人研究黨底組織問題，將有很大幫助的。

校者 一九四一年四月七日

俄國社會民主

工黨第二次大會記事（註一）

這篇記事專為私人友好而作，所以未經作者——列寧——允許而閱讀它，便等於閱讀私人函件。【註二】

爲了使讀者能了解下述種種起見，我要首先敘述出席大會的成份，雖然這未免言之過早。在大會上會有五十一個表決票（三十三個代表每人代表一票，九個代表每人代表兩票，就是說，有九個代表是『雙票』）。此外，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還有十個有發言權而無表決權的代表。因此代表總數是五十二人。就整個大會的投票情形看來，在大會上的政治派別如下：猶太工人同盟派有五票，工人事務派有三票，（兩票代表國外俄國社會民主派聯盟，一票代表聖彼得堡鬥爭同盟〔註三〕），南方工人派有四票〔註四〕（兩票代表『南方工人』派，兩票代表哈爾哥夫委員會，這兩票是完全與南方工人派一致的），不堅決的動搖份子有六票，（所有火星派的代表都把他們叫作『泥坑』，當然，這是開玩笑），最後，火星派約有三十三票，他們對於『火星報』的信仰，多少是堅決的和澈底的。當三十三票火星派曾是意見一致的時

候，他們對大會每一問題總是起了決定的作用；但他們却又分裂成了兩個小派別——最終的分裂只在大會將要結束時才發生。一個小派別大約有九票，他們是『溫和』的火星派，或者更正確地說是『曲折』路線的（或女性路線的，有些談話家這樣說並非毫無理由）火星派，這些火星派（後面就可以看到）贊成所謂『正義』，贊成同等作用……等等。還有大約二十四票是堅決的火星派，他們在策略上和黨底中央機關人選上主張澈底的火星主義。我再說一遍，這樣的派別劃分只在事後，只在大會將要結束時（大會開了四十次會議！）才最後形成的，和完全表現出來的，我現在一開始就畫出這樣派別劃分的輪廓是言之過早。我還須要聲明一點：這樣劃分只說明所投票數的近似數目，因為在某些小問題上（有一次還在一個大問題上即『語言平權』問題上，關於這個問題以後要較詳細地敘述）發生過票數分散，有些人放棄表決權，各派混合在一起等情。

大會的組織成份，事前已經組織委員會（註五）決定，按照大會的章程（註六），組織委員會有權邀請其認為適當之任何人出席大會並有發言權。大會一經集議，就選舉了一個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一切關於大會成份等問題，都交由該會處理。（註七）（附帶提一下，這個委員會中有一個猶太工人同盟派，他盡力要把一切的委員都弄得精疲力竭，使他們在夜深三點還不能睡覺，而他在每一問題上仍然是『保留他底特殊意見』）。

大會開始時，所有的火星派都和平友愛地工作；但他們

中間當然總是有些意見分歧的，不過這些分歧並沒有成為政治上的分歧。我們必須預先指出，火星派內部的分裂，乃是大會主要政治結果之一，任何人如果想弄清楚這個問題，必須特別注意與這一分裂相聯系的（不管聯系得如何不密切）一切詳情細節。

大會開始時一個頗為重要的事件是常務局或主席團之選舉。馬爾托夫贊成選出九人，每次開會由這九人推出三人主持；在這九人中他想包含一個猶太工人同盟派。我則贊成只選三個人在大會開會期間主持大會，選三個能夠對大會『措置裕如』的人。當選的三個人曾是：普列哈諾夫、我自己和T同志（他是一個堅決的火星派，並且是組織委員會底委員之一，我們在下文中要常常提到他）。但最後一個人所得的票數比一個南方工人派的份子（他也是組織委員會底委員之一）稍多無幾。馬爾托夫與我中間關於常務局的分歧（與下述種種對照看來，這是一個有重要意義的分歧），並未發生任何分裂或衝突，問題是和平地解決了，像『家務事』一樣地解決了，像在火星派組織裏和『火星報』編輯部裏通常解決問題的情形一樣。

在大會開始的時候，火星派組織還開了一個會議，討論了給出席大會代表的指令問題，（這個會議當然是祕密的和非正式的）。在這個會議上也和平『愉快』地解決了問題。我使讀者注意這次會議的惟一原因，是因為我認為這次會議有兩個特點：第一，在大會開始時，火星派行動是和諧的；第二，在發生懷疑和爭論時，他們就向火星派組織的負責當

局(或者更恰當地說向火星派組織出席大會的代表)求解決；當然，這些會議的決定並沒有拘束性，因為原則是：『廢除一切強迫命令』，每個代表在大會上可以而且必須依照他個人的自由的意見投票，不服從任何的組織；這個原則，我敢斷言，乃是一切火星派所承認的，而且是幾乎每次火星派會議開始時由主席高聲宣佈的。

言歸正傳。在大會中第一個事件是大家知道的『組織委員會事件』，這個事件揭露出了火星派內部並不完全一致，並成為收場戲（或許是悲喜劇吧？）的出發點。對於這個事件，必須詳加敘述。事情發生在大會仍然忙於組織大會本身，而大會組織章程仍然在討論的時期（順便講一下，大會組織章程的討論費去了很多的時間，因為猶太工人同盟派阻礙討論，有意或無意地不放過一點機會……只要能夠，在任何時候用任何方法阻止了討論之進行）。組織委員會事件的實質是這樣的：在大會開會之前，組織委員會已經拒絕了『鬥爭社』（註八）要求參加大會的抗議書，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也贊成了這個決定；可是在大會上，這個組織委員會突然宣佈了：它邀請梁查諾夫有發言權出席大會。這個事件發生的詳細情形如下：

在大會會議開始之前，馬爾托夫祕密地告訴我說，有個火星派組織的份子，又是組織委員會委員之一（讓我們把他稱作 N），決定在組織委員會裏堅持邀請一個馬爾托夫自己只能稱之為『變節漢』的人（斯捷克羅夫——編輯部註）有發言權出席大會。（這個人有一時期曾真正趨向火星派，但在

幾禮拜之後就背棄火星派而逃到工人事務派方面去了，雖然該派在當時完全處於衰微的狀態）。馬爾托夫與我討論了這個問題，兩人都憤慨於N的行爲，他是火星派組織的一員，竟而不想到須要與組織商議，就做出了這樣的事情，但是他當然充分明白（因為馬爾托夫曾警告過N同志），他底行爲是對於火星派打了個耳光。N真正在組織委員會裏提出了他底動議，但由於T同志憤怒的抗議（他對於這位『變節漢』之政治上沒有節操作了充分的描寫），動議被否決了。這是有重要意義的：即令在那時，馬爾托夫不願從前的私人友好關係，說他再不能與N有什麼交誼了，因為N底行爲使他非常驚訝。N之亟欲不利於火星派，也表現於組織委員會在他贊助之下，通過了一個給『火星報』編輯部以警告處分的議案（關於此事之較詳細的敘述，見本卷列寧著『向國外同盟大會底報告』——編輯部註）。這個警告是爲了一個很小的事件；它引起了馬爾托夫很大的忿怒）。從俄國來的報告（也是由馬爾托夫告訴我的），指出了N散佈關於俄國國內火星派與國外火星派之間有紛爭的謠言。這一切都使得火星派很懷疑N，而最重要的是又發生了下述的事情。組織委員會曾經否決『鬥爭社』底抗議書；組織委員會底委員（T與N）曾被召喚到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去，兩人（N也在內）都宣稱堅決反對『鬥爭社』。雖然如此，組織委員會在大會上午會議底休息時間，就在『窗邊』突然開會，議決邀請梁查諾夫有發言權參加大會！N贊成邀請他。T當然反對，並聲稱在大會組織成份問題已交給大會所選舉的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

負責之後，組織委員會底決定是越權的。●組織委員會中的南方工人派份子，加上猶太工人同盟派，再加上 N，以多數表決勝過了 T 同志，動議在組織委員會裏通過了。

T 向『火星報』編輯部報告，編輯部當然一致決定（並非編輯部全體在場，但馬爾托夫與柴蘇里奇是在場的）在大會上責問組織委員會，因為許多火星派已在大會上公開聲言反對『鬥爭社』，從這個爭執中退却是不可能的。

當下午大會開會時，組織委員會把它底決定對大會宣佈了，T 提出了他底抗議。組織委員會中的南方工人派份子（賴文——編輯部註）猛烈地攻擊 T，指責他破壞了紀律（！），因為組織委員會已經議決不在大會上洩露這件事（原句如此！）。我們（普列哈諾夫、馬爾托夫和我）自然用我們一切的力量攻擊組織委員會，斥責它恢復強迫命令，侵犯大會底最高權力等等。大會贊成我們，組織委員會被擊敗了，並通過了一個決議，褫奪組織委員會有變更大會組織成份的權利。

這就是所謂『組織委員會事件』。這個事件第一，澈底打破了許多火星派同人對於 N 的政治信仰（同時加強了對於 T 的信仰）；第二它不僅證明了，而且鮮明地顯示了火星派是如何地不穩固，甚至在好像是百分之百的火星派的中央機關——組織委員會裏也是如此。事情弄清楚了，在組織委員會裏除了一個猶太工人同盟派以外，包含有：一，南方工人派，他們有自己底政策；二，『恥於作火星派的火星派』（亞歷山大洛瓦——編輯部註）；三，不恥於作火星派的火星派（克拉西哥夫——編輯部註）。當南方工人派表示願與『火星

報』編輯部討論這個甚可惋惜的事件時（當然是私人性質），——N同志當時並未表示願意這樣作，注意這一點是很重要的，——編輯部曾與南方工人派解釋了這個問題，我直率地告訴他們說，大會揭露了這個重要的政治事實：在黨內包含着許多恥於作火星派的人，並能夠作為難『火星報』的事情，如像邀請梁查諾夫出席大會的詭計。N在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曾發言反對『鬥爭社』，但是後來又玩弄這樣的詭計，引起了我的忿怒，因此在大會上我曾公開說道：『曾參加過國外大會的同志們都知道：那些在委員會內說一套而在大會上又說另一套的人們，總是會引起大家的忿怒的』。一個害怕被猶太工人同盟派罵為『火星派的走狗』，只因這一點而對火星派玩弄政治詭計的人，當然不能得到任何信任。

當馬爾托夫與N解釋這問題的時候，N宣佈了自己退出『火星派』組織，因此，火星派份子對於N的全般不信任達到了非常的程度。

從這個時候起，關於N的『事件』轉到火星派的組織了，火星派份子對於這種退出都表示忿怒；開了四次會議討論這個問題。這些會議（尤其是最後一次）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正是在這些會議上，最後形成了火星派內部的分裂，主要是爲了中央委員會的成份問題。

多 但在我敘述火星派組織底這些會議以前（我必須再行申明，這些會議是祕密的和非正式的），我要說一點關於大會工作的事情。無論在議事日程第一項（猶太工人同盟在黨內的地位問題），第二項（黨綱問題）和第三項（建立黨底中

央機關報問題），一切火星派份子都曾有一致的意見，就這個意義上來說，大會的工作曾是和諧地進行了的。火星派陣營內的一致，保證了他們在大會上的絕對多數派（正像猶太工人同盟派所說的：保證了一個緊密的多數）。而『不堅決份子』（或稱『泥坑內的分子』）和南方工人派常常在許多小問題上表示了他們自己的完全不堅定性。大會中不完全屬於火星派的份子已經形成了一個政治派別，這件事情是愈來愈明顯了。

讓我回頭來敘述火星派組織底會議。在第一次會議上，決定請N作一個解釋，並準許火星派組織底份子中選擇他願意與之作這種解釋的人。我堅決抗議了這樣問題的提出，我要求把政治問題（火星派在現在大會上對N沒有政治信任）與個人問題（指派一個委員會詢問N底奇異行徑之原因）分開。在第二次會議上，據報告說N不願在T面前作解釋，但他並不想對T個人說什麼不好的話。我第二次提出了抗議，我拒絕參加這種會議，因為即使一秒鐘也不能讓一個非本組織的成員撤退一個成員，並且問題不是關於這個成員的。我認為這是N對於組織所玩的一種不適當的把戲，這是N打組織的耳光：N不相信組織，甚至要求允許他去決定在怎樣的條件之下來作解釋！在第三次會議上，N解釋了，但是參加的大多數人對於他的解釋都不滿意。一切火星派的份子都出席了第四次會議，但在這次會議之前大會上發生了一些重要的事故。

首先，關於所謂『語言平權』所發生的事故是值得提